

《真實的臉孔》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陳守道

摘要

嘉義，一個百年的古老城市，北方的打貓養雞場，是孕育我長大的地方，在一個軍人與改革者所組成的家庭中拉扯，我清楚知道，我身上帶有著母親那不安份的血液。

小學一、二年級離開鄉下，來到了都市，不能適應的我是老師的眼中釘，當然還有許多跟母親的身分相關的原因，讓我在這兩年裡對老師失望。這樣的失望卻阻止不了我當老師的念頭，高中畢業來到了新竹教育大學，然後在因緣際會下，我得以在竹大教育夢工廠的課後學習活動當中，成爲一個老師。

關於他們，我喜歡稱之爲孩子；面對孩子，我樂意跟他們搏感情；跟孩子的互動中，我盼望看到他們的笑；再衝突當中，我努力讓他們不受傷；在挫折中給予鼓勵、包容犯錯的機會，我希望能給孩子足夠的養分，讓他的生命中即便不再有我，也能活出美好。

每當我回到國中去找老師的時候，他們都會笑我說：「你以前對老師那個樣子，現在卻成爲老師，也太奇妙了吧！」聽到這樣的話，知道老師是在開玩笑，但我也禁不住想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老師？」

回觀自己，若是口口聲聲地說要跟孩子一同學習、孩子是我最大的老師，那我又在孩子中間學到了什麼？在我的信念中，只要孩子願意主動跟我打招呼，我就覺得自己當老師當的還不算失敗，「守道老師」、「黑道老師」、「巨人老師」、「海豚老師……。

哪一個是真正的我……，而我又如何跟孩子互動？

與孩子相處

阿宗與我

約談阿宗：

今天晚頌時，阿宗一直在影響活動的進行，於是晚頌一結束，我請他跟我到外面聊聊，並且有一些對話：

我：你知道我爲什麼請你出來嗎？

宗：不知道。

我：是喔…… 那今年是你第幾年來夢工廠了？

宗：不曉得！

我：你來夢工廠的時候我還不在，我想你至少參加有三年了吧。

宗：或許。

我：既然你是資深的夢工廠學員，在活動的時候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你難道不清楚嗎？

宗：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哪有「那種應該知道吧」的！

我告訴你，你已經六年級了，又是資深的學員，你的行為其他的小孩會想要模仿，你知道嗎？

宗：我又沒有要他們模仿，而且我也不喜歡他們模仿我。

我：你不喜歡別人模仿你？我看你樂在其中呀~

而且你知道如果別人模仿你的話，代表什麼意思嗎？

宗：不知道。

我：這代表他們是像你學習的，你有很好的東西，別人跟你學，你就是他們的老師(講到這句賢宗的眼睛亮了起來) 你會想要當別人的老師嗎？

宗：……(思考狀)

我：我說當老師的意思不是要你什麼都會，然後就讓你來教其他的小朋友那一種喔~

我說的是像小老師那樣幫助老師協助其他小朋友，舉例來說，你摺紙飛機比較快，應該可以教一下那些動作比你慢或是不知道該怎麼摺的人。

宗：喔，那我知道，所以我可以當小老師囉？

我：你覺得以你的能力和表現可以嗎？

宗：應該…可以吧。

我：我也覺得你可以，但是呀，身為一個小老師，大家就會很容易把你的行為當作一種指標來學習或模仿，當然老師們都覺得你的能力很棒，動作又快，這幾次做作品時都表現的很好，但如果你要當一個小老師的話，還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改進的，你知道有哪些嗎？

宗：講話的音量、活動時要專心。

我：沒有錯，所以你其實也知道自己的問題出在哪，但是你卻不肯改變，你不覺得這樣很可惜嗎？

宗：嗯~但是我就是會忍不住。

我：我知道你會忍不住，我也不會要求你現在知道問題，明天上課就馬上改變，這樣對你而言太困難了，但是你也不能因為這樣就不改變，我可以給你時間，你要慢慢改！

宗：喔(點頭)

我：你有聽過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嗎？

宗：有~

我：那你還記得這三害是哪三害嗎？

宗：老虎……

我：對，還有蛟龍和他自己，他本來是個令人頭痛的人物，但是他願意改變他自己，往好的方向，所以大家會願意接受他，而他也能夠為大家有貢獻，我覺得你跟周處一樣，如果可以改善自己的行為，一定會讓自己跟現在不一樣。

這樣好了，我可以跟其他老師討論讓你當小老師，但是相對的，如果你要當小老師，就要讓自己越來越進步，你願意嗎？

宗：是真的嗎？好呀~!!

我：嗯~真的確定喔？確定好就要真的做到喔！

宗：好~

我：嗯~那這件事我再幫你跟其他老師講一下

第一次怒飆阿宗：

星期一課輔時，小秀帶了一罐裝有水晶寶寶的保特瓶來，因為水晶寶寶有毒，卻又很脆弱，所以不能大力的搖動那罐保特瓶，阿宗明知如此，卻故意去搖晃它，小秀勸阻幾次無效後，開始追逐阿宗，於是兩人就在教室繞圈追了起來，阿宗在跑的過程中，每當經過那擺有保特瓶的桌子時，就再拿起來搖一下，並且發出嘲笑聲，這樣的舉動更是引發小秀的大呼小叫，至此教室變得鬧哄哄。聽著這樣吵雜的聲音，看著阿宗欺負小秀的樣子，我倏地一股怒氣上來，大聲斥責阿宗：「嘿~你在幹什麼」阿宗跟小秀的追逐被我的音量給喝止住，我繼續大聲說：「你沒有聽到小秀叫你不要動她的東西嗎？她用好的口氣跟你說你聽不懂嗎？一定要別人這樣大聲跟你講話，你才會知道要認真聽別人說什麼嗎？」然後我停頓了一下，把音量調降，約剩下原來的一半，口氣也趨於平穩，繼續說：「剛才我看到的狀況是，小秀已經不斷的表示她不希望妳隨意動她的東西，我不知道妳為什麼不願意聽她說？事情本來可以不用這麼複雜的不是嗎？」小秀和阿宗沒說話，繼續站在那邊不動，我再把音量將的更低，口氣再放得更緩和，說：「小秀，你還記得這幾次上課老師告訴妳的事嗎？有一些狀況，妳可以試著跟老師說，而不是自己去追或打其他同學，妳本來希望的不就是阿宗不要碰妳的水晶寶寶嗎？看看妳這樣的反應有達到妳想要的結果嗎？妳真正的想法有傳達給阿宗知道了嗎？妳們兩個應該好好的想一下，如果下次還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妳們可以怎麼做！」

第二次怒飆阿宗：

上課前的自由活動時間，阿宗跟小易本來在教室後方打鬧，而我在教室前的黑板教其他孩子寫功課，隱約覺得後面不太對勁，但還在我允許跟能掌控的狀

態。殊不知，後來再轉個身，阿宗已經揮舞著一根棍子在追打小易，此時的我情急之下再度發出獅子吼「嘿~你在做什麼?棍子拿給我，沒有人可以在我這邊拿棍子打別人！」我把阿宗和小易叫到一旁，開始詢問他們事發的狀況，我盡量去幫他們釐清一些不夠詳細的地方，發現整件事情其實起因於誤會，於是我問了他們各一個問題，問小易：「你覺得若是被剛才阿宗那種生氣的狀態下用棍子打到，你會怎麼樣？」再問阿宗：「你想一下剛才那麼生氣的狀態下，你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力道嗎?若真的打到小易了，他會怎麼樣？」兩個人很有默契的沒回答我，我繼續告訴他們兩個還好我恰巧轉頭看到他們兩個在做危險的事，阻止了一起悲劇發生，不然兩個人會怎樣連我都無法確定，接著我還是請他們兩個想一想，如果下次又發生這樣的狀況，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請他們兩個分別說出幾個最後跟他們分享自己上星期到新竹縣新豐的誠正中學(少年監獄)所看的一些景象和心得，然後我們一起回到了團體中，繼續參加課程。

第三次怒飆阿宗：

吃點心時，阿宗開始不斷地用著刺耳的聲音尖叫，這樣的舉動引起了小秀的不滿，於是小秀就一直規勸他，但偏偏阿宗越是被規勸就越故意尖叫，小秀對於阿宗的故意尖叫更是氣得跳腳，而阿宗看到小秀的反應就更得意的尖叫，其實我一開始是不想要介入他們兩個的互動，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子，該說也說了，我覺得如何改變彼次互動的模式是他們的功課。但後來阿宗的尖叫聲已經影響到整個包括放學在內的許多行程，於是在準備排路隊的時候，我就跟阿宗說：「請你現在到出校門以前都不要再這樣尖叫，因為你已經影響到其他人了。阿宗聽到我這樣說，先是稍微收斂一點，但就在他走出教室之前又故意的叫了幾聲，此舉動讓我接受到挑釁的感覺，於是我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然後大聲罵說：「有必要這樣越講越故意嗎?好的口氣跟你說你不願意聽，一定要人家這麼大聲跟你說你才有辦法接收到別人在講什麼嗎?被別人這麼兇的對待是你想要的嗎?每次都要把人弄生氣，煩死了！」說完憤怒的踹了身旁的課桌椅，這樣時空的行為把在場的人都傻了，阿宗趕緊摸摸鼻子去外面排隊，而我留在教室裡面收拾東西。

後來師訓的時候，我和一位在教學現場的老師分享了這件事，他建議我說若是他的話會針對情緒失控的事情跟孩子道歉。我聽從了他的建議，隔天上課前，我和阿宗沒什麼互動，於是我找了阿宗過去，他一開始顯得抗拒、逃避和有點不耐煩(大概怕又被罵)，但當我針對昨晚情緒失控踹椅子的事情向他道歉，請他原諒的時候，他聽到我的道歉時他先愣了一下，然後輕鬆的笑了，雖然沒正面的回應什麼，但之後的互動就熟絡起來，也不那麼尷尬了。

阿宗在學校是被當作問題學生來對待的，上課吵鬧和其他讓老師困擾的行為，使得他被安排在特別座。而他來到夢工廠三年多了，我不想要他在夢工廠還要被用他在學校的方式對待，我以為幾次跟他同家族下來，我們有的一些情誼可

以讓我們在配合上有好的基礎，但顯然是我太過樂觀。整個互動的過程，我被自己所預設的立場給轄制住，當他的行為反應不在我的預設中，就會有一股情緒出現，有時轉化得來，有時卻來的很急或無法轉化，大聲的罵是我的回應方式，但通常會集中在前幾句，因為我知道我不想大聲罵人，每次罵完都讓我陷入一種低落的感觉、很累、很無力，好像赤裸裸的在孩子面前被檢視，然後毫無招架之力。我通常很快就意識到我用多大的音量對孩子說話，我也試著提醒自己，可以讓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绪，但不能拿他們當做出口。如何面對阿宗每週不定時拋出來的課題，我還在學習……。

4/26—混亂的一天

外在歷程：

一、星期二，晚上在進行作船的課程時，阿宗因為覺得負責別的工作的小宣沒事做，於是開始跟他打鬧，後來阿宗以一隻手由後方圈住胸口的姿勢將小宣壓制在地上，這樣的動作以嬉鬧收場，雙方回到工作崗位。但我覺得小宣怪怪的，因為他喘得很厲害。過了一陣子還是聽得到他急促的呼吸聲，於是我過去關心他的狀況，小宣開始哭，而且痛得無法說話，我用手指輕拍他的胸腹，詢問他哪邊會痛，此時小宣也是用點頭和搖頭來表示。看見他真得很不舒服，我決定先將他移到三角地帶去休息，我問小宣能否自己站起來走，他搖搖頭，因此我請阿宗幫我一起把他抬走。到了三角地帶，我間歇的詢問他的狀態，但那疼痛的感覺似乎沒有改善，試著幫他做大愛手也無效。於是我就靜靜陪在小宣旁邊，偶爾從門縫看一下裡頭上課的狀況。

二、過了一陣子，隱約聽到教室裡的吵雜聲，忽然間，我看到了阿凱出現在夜光家族的教室裡，我問他初現在別家族教室的原因，他說老師說可以下課了。(後來阿凱就留在夜光家族幫忙) 我往教室裡一看，除了思賢在前面教小恩寫功課外，其它人好像都到教室外面去跟夜光家族玩了。又過了一陣子，高年級的孩子漸漸回到教室裡面，在後頭玩球。玩著玩著，阿凱從夜光家族回到教室，但經過後面的拉門時，小秀誤以為阿凱用橡皮筋射她，就順手打了阿凱幾下，莫名其妙被打的阿凱顯然被激怒了，他帶著不好的臉色並順手拿起椅子來，作勢要打小秀，看到這個畫面的我，大聲斥喝阿凱：「嘿！阿凱，你要做什麼」接著我帶小秀和阿凱到一旁問清楚事情發生的原因，讓他們兩個把過程和感受講清楚，就準備放學了。

三、放學時，小宣依然無法自己行走，由阿凱和阿宗攙扶著出去，我則是先去門口告訴小宣的阿公小宣受傷的事、處理的過程和目前的狀況(上學期師訓的時候，聯電的助理有提醒我們一定要這樣做)，並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請家長若有任何問題都跟我聯絡。當時我自認為這是我能夠處理的最好的結果，直到晚

上十點多接到小宣姑姑的電話。在電話中我再一次跟姑姑說明了整個過程，但姑姑提出質疑為何小宣的狀況如此嚴重，當下卻沒有跟家長聯絡，我愣了一下，對姑姑承認是我自己的疏忽，在當下只考慮到要照顧小宣的狀況，忘記要聯絡家長，小宣的姑姑在以「我也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小宣這樣的狀況沒有立即通知家長實在是需要檢討，小宣的狀況我看明天是一定無法去學校了，希望你們以後要多注意孩子的狀況。」訓斥一番後就掛電話了，當下的心裡忽然有股不舒坦。

隔天……，在研究所上課時，我跟小宣學校的訓育組長提到小宣受傷、我處理的過程和小宣姑姑來電的事情，訓育組長卻又著急的說：「你怎麼會這樣處理呢？應該要趕快打電話給家長的呀！你今天還有再打電話過去關心小宣的狀況嗎？你這樣不行喔，要快點詢問他的狀況才行，家長最在意的就是有沒有主動去關心和處理。」聽完組長的回應，我組長不斷催促我立刻再打電話給小宣的家長，於是我傳了一封簡訊給小宣的姑姑表達關心，並打電話給她。接電話的是小宣的爺爺，爺爺告訴我醫生說小宣的狀況還 OK，沒有受傷，得知這樣的消息，心中稍微舒坦了點。

內在歷程：

一、我可以接受孩子在活動中受傷，但是因為老師的疏忽而讓孩子受到本來不應該受到的傷害，那種痛苦的樣子，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畫面。以往在帶孩子的過程中，也是鮮少發生像小宣這樣的狀況。小宣當時那種淚水夾雜唾液的哭法，讓我感受到的是痛苦和徬徨。身為老師的我卻也無法幫助他什麼，忽然間覺得自己很有限，一時疏忽卻造成一個自己也無法處理的後果。我能做的，僅僅是陪伴他、盡量安撫他的情緒，因為我知道，這時候如果我慌了，孩子會更害怕。

二、當時我是非主要帶課程的老師，我認為小宣的狀況不適合在繼續課程活動而把他一動到教室後方。但卻感受到教室內課程進行的紊亂，包括孩子亂跑到別的家庭去、孩子發生衝突等等，當我將心力較多放在受傷的孩子身上，希望得到另外一位主帶老師支援的時候，卻發現我得面對沒被另外一個老師帶領好的孩子的狀況，我當下疲憊感油然而生，因為這樣的狀態讓我分身乏術，且跟我所認知兩名主帶老師一同經營一個班級的狀況有很大的落差，當這樣的落差讓我顯得左支右絀的時候，灰心跟疲憊加成讓我的狀態更低落。

三、我以為我這樣處理小宣的狀況(包括同理他的感受、處理的他情緒和傷勢、並在家長來接送的當下就告知家長)的處理方式是很 OK 的，但卻被小宣的姑姑將我所認為的假象給打破，然後再被訓育組長給補了一刀。我以為我努力了，得不到正向回饋也至少給一句辛苦了，沒想到卻是如此的回應和糾正，當下的我有一種「有功無賞，打破要賠」的感受，但為了孩子的緣故，我選擇向姑姑道歉和順服訓育組長的建議。

事後回觀：

一、這一次的事件，讓我學到的功課，就是我還要再加強跟家長聯繫這一塊的功夫。家長重視的是有沒有「第一時間被通知」和「積極持續的關心」，此外家長也有需要被照顧的情緒(得知孩子在外受傷所產生的緊張、焦慮等等)，如何去同理家長的心情也是我必須學習的部分。透過處理的過程，我也體認到自己在處理狀況的時候，跟專業的老師還有著一段的差距，我是真的想當老師，所以這個差距我得盡力追上。

二、面對孩子的狀況，我覺得處變不驚很重要，身為老師的態度會影響到孩子。以這次的事件來看，冷靜平穩去面對小宜的傷勢是正確的，因為後來到醫院檢查也是沒受傷，他的表現只是當下的痛感，若是因為一開始就太過於恐慌而去亂猜測他的傷勢，或許孩子受到的驚嚇會更大。

可愛樹蛙遊諸羅

可愛酒窩樹蛙是我在陽光國小實習的時候，在我們班上的學生。因為實習的關係，我知道了他的家庭狀況很特殊，是一個極需要外力支援的孩子。這學期因為考上研究所的關係，我繼續了原本在大學就參與的夢工廠課輔的活動，而這學期夢工廠的轉型需要，我們首次跟陽光國小借場地使用，連帶的也將課輔的對象從新竹國小的孩子擴充到陽光國小的孩子，於是我想當然是希望可愛酒窩樹蛙可以來參加。在拜會班導師之後，老師向我提到了樹蛙的狀況，因為家裡的關係，實在無多餘的人力再分擔他的接送。我自忖參加夢工廠的課輔活動對於樹蛙是需要且有幫助的，若是因為接送問題就作罷實在是很可惜，但是自己身為課輔的老師之一，也無多餘的能力在應這額外的工作。正在為此感到為難的時候，一個令人感動的事情發生了，老師願意鼎力協助讓樹蛙來參加課輔，並更樹蛙的家人談妥了，就這樣，樹蛙順利的參與了這學期的夢工廠課輔。

在課輔之前的準備時間當中，偶然一次遇到了樹蛙的班導師，她跟我提到了樹蛙的學習狀況有進步，原本感覺很野、講不聽的情況有很大的改善，而且比較能夠安靜下來做一些事情了。聽到這樣的消息，我高興自是不在話下，但也開始思考，老師都可以願意為孩子做那麼多，自己有沒有辦法跟進做一點什麼？想著想著，就想到利用寒假有空閒的時間，帶樹蛙到我的老家—嘉義玩。這想法得到老師的許可之後，我開始詢問樹蛙的意願。樹蛙聽到可以去別的地方玩，毫不考慮的答應了，接著就只剩下通過他的家人就成了，於是在學期末順利和可愛酒窩樹蛙約定二月初過完年到嘉義來玩一星期。

從新竹回到嘉義的一路上，樹蛙一開始興奮得看著路上的許多景觀，有風力

發電機、大海、山地、溪流…，每看到一個新奇的東西，樹蛙就會問我「那是什麼？那是什麼？」但是小孩的耐心畢竟有限，大概過了台中以後，他的問句開始變成：「還有幾站才會到？」看著他等待到站的樣子，我也想起小時候跟著阿嬤去台北找表弟玩或從台北回家時坐火車的情景。到了嘉義，等待家人來接我們，感覺得到身旁的小樹蛙已經迫不及待地要開始玩了。

樹蛙是一個喜歡大自然的孩子，而我此行有一個目標就是要讓他遠離電腦和電視，並且親近大自然。帶著樹蛙到家附近的嘉義公園走走，雖然那時才下午一點多，天氣炎熱卻也無法抹殺樹蛙想到大自然之中玩的念頭，而走在公園之中，樹蛙也好奇的問了許多的問題，我只能就我所知的回答他。

除了到公園以外，我試著讓樹蛙閱讀，因為我知道他對動、植物和昆蟲有興趣，特別將家裡的書挑了幾本出來讓他看，也帶他到文化中心的圖書館看書，他在那樣適合閱讀的環境下，認真的看書，一本接著一本，果然創造一個學習的空間，不用強逼孩子也能夠學習。我也帶樹蛙玩五子棋和拉密牌，兩種遊戲都需要很深的思考，我希望這樣的刺激對樹蛙有幫助，果然，樹蛙學習能力很強，一回生二回熟的情況下，逐漸找到遊戲的訣竅，甚至開始指導大人們可以如何操作，然而好勝心很強的樹蛙在熟練了以後，也開始對勝負有所執著，輸了會不開心，但想一下以後又回復原本的狀態，那樣的波動真是太可愛了。

回到新竹之前，我帶著樹蛙到嘉義農林試驗所的植物園去，那裡是一個漂亮的自然天地，我和他走著走著，樹蛙常常發現一些昆蟲或小動物，在一處，他發現了一隻人面蜘蛛，但我始終無法看到他所說的，我請他指示我在哪個位置，他講了兩、三次我還是找不到，他有點生氣和不耐煩，想要算了，我拜託他再給我一次機會，我終於順利看到他所說的人面蜘蛛，原來大人和小孩觀察的角度還是有差距的。

回到了新竹，下學期中再遇到樹蛙的級任老師，她告訴我樹蛙的學習動機提升了，以往連段考都可以幾近交白卷的狀態，如今任何機會他都會願意嘗試努力而且比起上學期，又更進步許多。聽到老師的描述，我很開心，非洲的俗諺說：「教育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村莊」雖然我們不是一個有形的村莊，但在學校老師和竹大教育夢工廠一起交互作用的情況下，卻也真實的影響了孩子的改變。

教學跨界的經驗

雖然大一因為修課的原因，就知道假日學校的存在，但真正接觸，卻是今年的暑假。在過往的服務經驗當中，夢想國進行的這五天，是前所未有的過程，從

來沒有蓋房子經驗的我，卻要帶孩子去完成一個連我自己都不在行的作品，剛答應要參加的時候，常常在心裡暗忖：「我怎會這麼慫膽。」所幸透過營隊開始前一星期的惡補，實際的操作，心中終於有個底了，雖然在實際活動時，我這一組靠著我的帶領，在鏟洞比賽中以二連敗收場 XD，不過看到孩子們拿著比他們還要高大的器具，努力的鏟洞，心中還真有無限的熱血吶喊呀!!由此我也體會到，許多的事情不一定要老師會然後去教給孩子，而是可以更多的與孩子一同學習，相互成長。

再者，我要跟佳陵老師去台北火車站，那又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況且還要接一群從未見過面的孩子，然後把他們帶到新竹跟老師會合，精神其實很緊繃，不過孩子們在車上都能夠做自己的事，所以一路上從台北一直到彰化，我們都處在一個和諧美妙的氣氛當中(呵呵)，跟孩子坐區間車漫遊是一個全新的體驗，這過程中就有很多時間跟孩子們混熟一點，分享故事、笑話、生活點滴等等。

每天都能夠有充足的休息，這在許多的營隊裡是很難做到的，但在夢想國當中，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星期二早上，我比預計起床的時間晚了一個小時起床，孩子們卻能各從其所，安靜的做自己的事，然後等待老師進行下一個活動，雖然起床的時間 Delay 了，但我們卻都能在中午過後就取得穩定的進行，且這樣的狀況不但不影響我們，還讓大家都可以獲得很足夠的休息。正如粘巴達校長說的，睡得飽、連帶影響能夠盡力的活動，又因此可以吃得很好，三者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也讓我知道帶營隊也能吃得好、睡得飽，玩得開心。

好玩的活動，讓孩子們不由自主的投入。我們到了彰化，在文武廟享用中餐，吃的鹿港的名產—麵線糊跟包子，粘巴達校長顛覆了我吃麵線糊的方式，他示範了直接用倒的方式吃麵線糊，並且告訴孩子那是一種特技，接著就看到大家在吃麵線糊的時候，幾乎都嘗試了這樣的特技，而且都表現的夠水準，孩子們也因此吃得不亦樂乎。除了吃東西以外，遊戲也是如此，在校長帶著孩子們一起討論出來要玩的遊戲—救兵跟佔柱子，玩救兵的時候，女生們都選擇坐在一旁欣賞，玩了兩次，靜文加入了救兵的行列，在觀賞好玩的救兵之後，女生們在佔柱子進行時，加入了遊戲當中，大伙盡情忘我的追逐、互相叫陣、為隊友掩護、搶佔對方的基地，直到休息的那一刻才知道累，回想一下，自己似乎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這樣盡情盡興地玩了，第一天下午的見面禮，真是令我開心，也有為了接下來幾天活動暖身的作用唷^ ^

在活動五天當中，我另外一個被衝擊的觀念，就是關於孩子們的安全，活動當中，我們當然是以孩子的安全為第一考量，但是如何兼顧孩子的安全又不使孩子覺得管太多或覺得綁手綁腳的，在之前其他帶孩子活動時的經驗，都很難去拿捏兩者之間的尺度。但這一次，讓我學到了很棒的經驗，我覺得第一個重點是要跟家長有互相的共識，就是孩子有受傷的狀況是難免的，但是我們會把受傷的孩

子近己所能做最妥善的處理，先讓家長克服孩子受傷時心中擔心受怕的感覺。第二就是教導孩子如何正確安全的玩，並在活動進行前將規則確立，每個活動的規則與進行方式都充分的讓孩子了解，讓孩子在活動時避免產生模糊不清的空間與不確定感，孩子其實是有辦法遵守遊戲規則的。最後就是在限制之下的完全自由，以生火為例子，以往的觀念中，我們會避免讓孩子玩火，但在假日學校卻鼓勵孩子去生火，但是我們有明確的規定只能將要燒的東西丟到火裡面，不可以將火裡的燃物拿出來，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讓孩子盡情的去生火，感受人類自古以來對火的渴望。以此來看，在夢想國當中，我們遵循著一個大家公認的規定，並在這樣的原則下互相信任，讓老師跟孩子都在活動中享受最大的自由，也兼顧了孩子的安全。

「如果你跟別的小孩起衝突的話，來找校長領糖果」，沒錯，這是在夢想國中大開眼界的一件事，在傳統的「孩子吵架就各打五十大板，互相道歉認錯然後不可以在一起玩了」的處理方式下，家母以「大人盡量不介入孩子的衝突」、「除了不能拿武器跟打要害以外，其他的打架都先讓孩子自行解決」我就已經覺得夠開放了，沒想到在夢想國，孩子們有衝突還可以領糖吃，我剛聽到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麼會有這麼「好康」的事情呢？但是後笑長解釋，理性的處理並不能化解孩子間的不舒服，唯有讓他們彼此建立好感(我能得到糖果是因爲他)，彼此的心結才能夠順利化解，而且是孩子們自己去解開這些心中的結，也讓老師避免成爲法官或仲裁者。

這一次的營隊，所學到的不僅僅是在營會的這五天，事前的準備，讓我看到了每個老師對於課程重視的地方之異同，還有對於處理事情的方法跟角度都值得我去學習，練習由不同的角度去面對孩子的問題。還有許多理念的交流，跟老師們聊天都讓我如獲至寶，讓我結束後忍不住四處去分享這次的收穫，藉由夢想國的活動，打開了我的視野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我想，這次收穫最多的人，應該就是我了^ ^

真實的臉孔

我，來自嘉義民雄，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老家在新港種田，但我出生有記憶以來，民雄雙福養雞場是我長大的地方。小時候的印象，騎著單車，拿著竹棍子，在雞舍間穿梭、大埕上馳騁。我的父親是一位軍人，管教嚴格，但是很少直

接對我們做什麼，我的印象中，要盡量在他說以前就把事情做好，不然就會來一場西北雨，在家就以臭臉的方式呈現，開車時則是用明顯提升的車速來表達。雖然我的父親容易動怒，但是他卻也有一種「長子的懦弱」被許多社會包袱給限制著。我的母親是一位高中老師，一個社會改革者，她都開玩笑的說我們還在肚子裡的時候就開始跟她南征北討了。或許是胎教的關係，雖然我順利在體制內生存，但對於體制外或是另類的事情對我而言有比較大的認同和親切感。

國小一、二年級是我最痛苦的兩年，從鄉下到都市的不適應，開啓了黑暗的生活，打傷了同學、老師要求全班不要跟我這個「暴力份子」玩、座位被排到垃圾桶旁邊等等，到如今我回想起一、二年級的時候，還是會有一種憤怒和委屈的感受。轉學後我的生命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扭轉，無論在課業、人際、運動都有很大的進步，也擺脫了一、二年級的悲慘世界。煥然一新的我在國中的狂飆期跟幾個要好的同學，帶領著全班狂飆。大學有幸進入了教育大學，一個師資培育的機構，我終於有機會當老師了。

師資培育的課程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一開始的理論多過實務，會讓人有種「我不適合當老師」的錯覺，所幸大二因為修課的關係，接觸了竹大教育夢工廠，我終於開始當老師了。夢工廠的老師很好當，因為幾乎不需要教學科內容的東西；夢工廠的老師很不好當，因為要帶孩子玩，殊不知玩可是比讀書還累的，而且玩什麼、怎麼玩都要自己去設計。在夢工廠，除了課程還需要跟孩子們交心，成為他們生命中的陪伴。

我承接了某部分教育改革者的夢想，也有幸到了師資培育的學校，教學上我接受到的、在大學學到的和在夢工廠使用的皆是不同的背景，但也無法全然劃分，再加上我的信仰、我的家人給我的觀念，我整個人似乎還在「拼盤」的階段，然後近期又加入了假日學校和華德福的元素，以致於我擁有許多的資源、許多不同的臉孔，但哪一個是真實的？

我願意接納自己擁有不同的臉孔，努力善用我每一個臉孔，我知道那將會是我真實的臉孔。